

郑振铎全集

第四卷

《中国文学研究》（上）

花山文艺出版社

郑振铎全集

第四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刘英民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

第 四 卷 说 明

本卷收入《中国文学研究》前三卷：第一卷《古代文学研究》，第二卷《小说研究》，第三卷《戏曲研究》。

《中国文学研究》，是作者于一九五六年自己编定的，写于三十年代前后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集。全书分六卷，收论文八十余篇，一九五七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序

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深厚的根底。在私塾里读过《左传》，但别的经传便不能成诵了。我没有跟从过名师，只有一位黄晦闻先生是我大学里的国文教师，他教的是古文，没有给我什么影响。但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乱看书，特别爱看古书。像《古诗源》、《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一类的书，都看得很起劲。记得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一位同学买到了一部刚刚出版的《古今文综》，厚厚的四套，我欣羡之极，便向他借了来，日夜的看，并将其中有关“文学批评”，即论文的部分，辑了出来，钞成“论文辑要”二册。这二册至今还保存未失，可算是少年时代的可纪念的东西了。这样地像盲人骑瞎马似的“无师自通”的研究，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对于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尤为“独学无侣”。那时，我在上海，这一类的书是图书馆所不收的，一部部都得自己搜集起来，因此便养成了喜欢买书的习惯。后来到了北京，遇见马隅卿诸先生，方知道从事于搜集小说戏曲的，在北京还不乏同道的人们。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

2 郑振铎全集

但限于学力，许多问题，都没有深入地探究过，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所以，过去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重新考虑，值得加以批判的。一九三〇年以后所写的东西，比较地有些新的观点，像《元明之际文坛概观》、《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净与丑》等篇，虽然不免有些偏激，甚至有些“借题发挥”，但倾向是好的。我曾经把这些论文，编成了五本集子：《中国文学论集》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佝偻集》出版于一九三四年，《短剑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困学集》出版于一九四〇年。还有一部《秋水集》，已经编好交给书店，但它始终不曾出版。此外，没有收入这几个集子的文章也还有不少篇。现在，把这五个集子里所收的，和在这五个集子以外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一共有八十多篇，编为这个新的集子：《中国文学研究》，重行印出。这个集子共分为六卷。第一卷是古代文学研究，以有关《诗经》的论文为主，而附以《民族文话》。第二卷是小说研究，以《水浒传》、《三国志演义》、《金瓶梅词话》、《西游记》、《岳传》及“三言”、“二拍”等的文章为主。第三卷是戏曲研究，以有关元代杂剧、《西厢记》以及《词林摘艳》、《琵琶记》等的文章为主，并附《缀白裘索引》。第四卷是词、曲与民间文学研究，以有关词、散曲、民歌、变文、宝卷、弹词与民间故事等的论文为主。这里边有好几篇文章的观点是互相矛盾的（像讨论大众文学的几篇），但“过而存之”，亦足以见自己思想的进展。第五卷是中国文学杂论，包括若干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文学遗产的问题，及有关林琴南、梁任公的研究等论文。第六卷是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包括《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三篇。这样地重加整理一下，对

于需要参考这些文章的读者们是颇为有用的，特别是，那几部集子都已经绝版了。还有若干篇，因为一时找不到底稿，只好暂时不收入这个集子里了。在这里，可以看出，在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寻找“资料”，是多末艰苦，简直有点像唐僧取经似的。一旦得之，便大为开朗，如果得不到，便黑漆一团，症结就打不开。这和今天的搜集资料，无往不获的情况比较起来，今天的专家们，和即将成为专家的青年们，实在是太幸运了。我的这些文章，表现了我的那些探索的历程。作为专家们的参考，当不会是完全无用的吧。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郑振铎序于青岛

目 录

序.....	(1)
--------	-----

第一卷 古代文学研究

读毛诗序.....	(3)
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23)
民族文话	(42)

第二卷 小说研究

水浒传的演化	(89)
水浒传的续书.....	(143)
三国志演义的演化.....	(151)
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见.....	(221)
谈金瓶梅词话.....	(223)
西游记的演化.....	(243)
岳传的演化.....	(279)
万花楼.....	(286)

2 郑振铎全集

伍子胥与伍云召·····	(293)
关于游仙窟·····	(301)
中国小说提要·····	(312)
明清二代的平话集·····	(337)
幻影·····	(453)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	(455)

第三卷 戏曲研究

元明之际文坛概观·····	(461)
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	(488)
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	(511)
净与丑·····	(533)
论北剧的楔子·····	(551)
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	(567)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	(581)
西游记杂剧·····	(584)
钞本百种传奇的发现·····	(586)
姚梅伯的今乐府选·····	(591)
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	(600)
词林摘艳里的戏剧作家及散曲作家考·····	(608)
元刊本(?)琵琶记 ·····	(688)
投笔记·····	(690)
买胭脂·····	(692)
鲁智深的家庭·····	(694)
武松与其妻贾氏·····	(696)
读曲杂录·····	(698)
修文记跋·····	(719)

博笑记跋·····	(721)
邹式金杂剧新编跋·····	(723)
清人杂剧初集序·····	(729)
清人杂剧二集题记·····	(742)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序·····	(749)
缀白裘索引·····	(751)

第 一 卷

古代文学研究

读毛诗序

一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总集。我们要研究汉代以前的诗歌,非研究《诗经》不可。虽然在《诗经》以外,逸诗还有不少,然而有的是后人伪作的,如《白帝子》、《皇娥之歌》,有的是断章零句,并非完全的,如《论语》、《左传》所引的诗句;其他完整而有意义的诗篇,至多不过二三十首。而在《诗经》里,我们却有三百零五首的完整的古代诗歌可以找到。在这三百零五首里,有的是颂神歌,有的是民谣,有的是很好的抒情诗,差不多首首都是有研究的价值。

凡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古代的社会情形,乃至古代的思想,对于《诗经》都应视他为一部很好的资料;而于研究中国诗歌史的人尤为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汉以前的古代的诗歌,除了《诗经》以外,不能再找到别的一部更好更完备的选本了。

然而《诗经》的研究,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工作。

《诗经》也同别的中国的重要书籍一样,久已为重重叠叠的注

4 郑振铎全集

疏的瓦砾,把他的真相掩盖住了。汉兴,说诗者即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氏之学。北海相郑玄为毛氏作笺,《毛诗》遂专行于世。《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后亦亡逸,仅有《外传》传于世。然毛传虽专行,而王肃说《毛诗》又与郑玄不同。其后孙毓作《毛诗异同评》,评毛郑王之异同,多非郑党王之论。陈统又作《难孙氏毛诗评》以驳孙氏之说。到了唐代,韩愈对于《毛诗序》又生疑义。及宋,而《毛诗》遂被许多人攻击得体无完肤。欧阳修作《毛诗本义》,苏辙作《诗解集传》,虽有怀疑之论,却还不敢出《毛诗》范围。到了郑樵作《诗辨妄》,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王质作《诗总闻》,朱熹作《诗集传》,《毛诗》才渐渐的失了权威。虽有周孚、吕祖谦诸人的竭力拥护,而总敌不过攻击者的声势。元明以来,朱熹的势力极大,《诗集传》用为取士的标准,一切说诗的人,便都弃了毛传服从朱熹。到了清代,反动又起,阎若璩作《毛朱诗说》,毛奇龄作《白鹭洲主客谈诗》,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陈奂作《毛诗传疏》,多非难朱熹之说,要把《诗经》从朱熹的《集传》的解释的势力下,回复到毛郑的传笺之旧。段玉裁写定《毛诗故训传》,孙焘作《毛诗说》,且进一步而排斥郑玄之说,要把《诗经》从郑玄的《毛诗笺》的解释里脱出,回复到毛公的《毛诗故训传》之旧。魏源作《诗古微》,陈乔枏作《三家诗遗说考》,龚橙作《诗本谊》,皮锡瑞作《诗经通论》,王先谦作《诗三家集疏》,又更进一步而不满于《毛诗》,要把《诗经》从毛公的《故训传》解放出来,回复到齐鲁韩三家诗之旧。此外又有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崔述作《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脱去三家及毛公、郑玄之旧说,颇表同情于朱熹,一以己意说诗。在这种纷如聚讼的注释中,我们应该谁从呢?到底是齐鲁韩三家说的诗好些呢?还是毛氏的训传好些呢?到底是朱熹的《集传》对呢?还是毛郑的传笺对呢?许多人都是出主人奴,从毛者便攻朱,从三家者便攻毛。他们辗转相非,终不能脱注

疏、集传之范围，而所谓注疏、集传，又差不多都是曲说附会，离《诗经》本义千里以外的。

我以前初读《诗经》时，用的是朱熹的《集传》，后来又读《毛诗正义》，又看《诗经传说汇纂》，最近才看关于三家诗的著作。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诸家异说的纷纭，与传疏的曲解巧说。当读毛郑的传笺的《诗经》时，觉得他们的曲说附会，愈读而愈茫然，不知诗意之何在，再把朱熹的《诗集传》翻出来看，解说虽异，而其曲说附会，读之不懂，解之不通的地方也同传笺差不多。试举一例，《鹊巢》一诗，《毛诗序》说是：“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鸛鳩，乃可以配焉。”郑玄据之，便把“维鹊有巢，维鸛居之”二句，解成“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犹国君积行累功，故以兴焉。兴者，鸛鳩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寝也。”我想了许久，也想不出此诗究竟与夫人之德有何关系。又把《诗集传》翻出来看，朱熹的解说，却更不易捉摸了，他说：“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专静纯一之德，故嫁于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维鹊有巢，则鸛来居之。是以之子于归，而百两迎之也。”唉！明明白白的四句：“维鹊有巢，维鸛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谁知道却含有这许多正心，修身，齐家，以至被后妃之化，有专静纯一之德的大道理在里边呢？像这种的解释，几乎在任何种的《诗经》注释里都可遇到，如照他们的注释去读《诗经》，则《诗经》真是一部含义最深奥，最不容易懂的古书了。

虽然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几部书，能够自抒见解，不为传袭的传疏学说所范围，然而究竟还有所蔽。《诗经》的本来面目，在他们那里也还不容易找得到。

我们要研究《诗经》，便非先使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

6 郑振铎全集

重叠叠的注疏、集传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

这种传袭的《诗经》注疏如不爬扫干净，《诗经》的真相便永不能显露。

二

在这种重重叠叠压盖在《诗经》上面的注疏、集传的瓦砾里，《毛诗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

虽然齐鲁韩三家所说的诗并不比《毛诗序》所说的更好些，虽然近来很有些人极力表章三家诗，用以排斥《毛诗序》，然而三家诗的势力究竟不大。当刘向、刘歆作《七略》的时候，许多人即已不满于他们的学说。《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轅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其后，《毛诗》专行，三家诗渐渐逸亡，更是无人注意到他们了。自宋以后，朱熹、王应麟以至龚橙、皮锡瑞虽多采用他们的话，而其效力止在于攻击《毛诗》，对于一般读诗的人影响仍然绝少。且他们的话，已搜集得的，也很零星错落，不易得到头绪。因此，我们可以暂缓对他们下攻击令。

朱熹的《诗集传》，虽然也是一堆很沉重，很不容易扫除，而又必须扫除的瓦砾，然而在他的许多坏处里，最大的坏处，便是因袭《毛诗序》的地方太多。许多人都公认朱熹是一个攻击《毛诗序》最力的，而且是第一个敢把《毛诗序》从《诗经》里分别出来的人；而在实际上，除了朱熹认《国风》的“风”字应作“风谣”解，认《郑风》是淫诗，与《诗序》大相违背外，其余的许多见解，仍然都是被《诗序》所范围，而不能脱身跳出，

所以我们要攻击《诗集传》仍然须先攻击《毛诗序》。

其余一般《诗经》的注家，都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他们大概都是拥护或反对《毛诗序》的。我们如把他们辩论的中心《毛诗序》打翻，他们便都可默然息争了。

所以我们现在动手爬除压盖在《诗经》上面的注疏瓦砾时，应该最先下手的便是《毛诗序》。而《毛诗序》除了对于《诗经》的影响以外，对于一般文学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如《鄘·柏舟》一诗，《诗序》以为是：“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而以后“柏舟”二字便成了形容节妇的成语了。又如《召南·小星》一诗，《诗序》以为是：“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而以后“小星”二字便成了“妾”的代用字了。又如美刺之义，自《诗序》始作俑后，文学作品里便多印上了这个墨痕。白居易作《新乐府》五十篇，每篇有自序，而其序便是摹仿《诗序》做的。如《七德舞》之为“美拨乱，陈王业也”。《西凉伎》之为“刺封疆之臣也”。《蛮子朝》之为“刺将骄而相备位也”。《新丰折臂翁》之为“戒边功也”。《太行路》之为“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此种诗序，由作诗的人自己做出来，还不打紧，如果是后人代做的，则其附会穿凿之处，真要令人叹息不已。试举一个很可笑的例：

苏东坡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本是一首很美丽的词，被张惠言选入他的《词选》里，便引了鲟阳居士的话，把他逐句解释起来说：“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

8 郑振铎全集

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这种解释，真是不可思议，即使起东坡于九原，叫他自己去注解，我想也决不会注解成这个样子。而他们因受《诗序》的影响太深，便不知不觉的戴上了蓝眼镜，把一切文艺品的颜色也都看成蓝的了。这是《诗序》给与中国文艺界的最坏的影响之一。其他还有许多坏影响，现在也不一一列举了。《诗序》如不打翻，则这种附会的文艺解释，也是不能打翻的。

所以为了矫正这种错误的文艺观念起见，我们也不得不攻击《毛诗序》。底下举出《毛诗序》对于《诗经》的害处和他本身的矛盾与不能取信于人的地方。

三

《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的附会诗意，穿凿不通。《毛诗》凡三百十一篇，篇各有序。除《六笙诗》亡其辞，我们不能决定《诗序》的是非外，其余三百五篇之序，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会的，是与诗意相违背的。章如愚说：“二南之诗，谓之《周南》、《召南》，此盖古人采诗于周之南，得之则为《周南》，采之于召之南，得之则为《召南》，……彼序诗者乃以《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谬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系之二公，则遂以其诗皆为文王之诗。见《关雎》、《葛覃》妇人之诗，则遂以他诗亦皆出之妇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则以为王者，在《召南》则以为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则以为后妃，在《召南》则以为夫人。岂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诗所言，后妃夫人，多无义理。其间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诗云：‘夙夜在公，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夫肃肃宵征者，远行不息也。夙